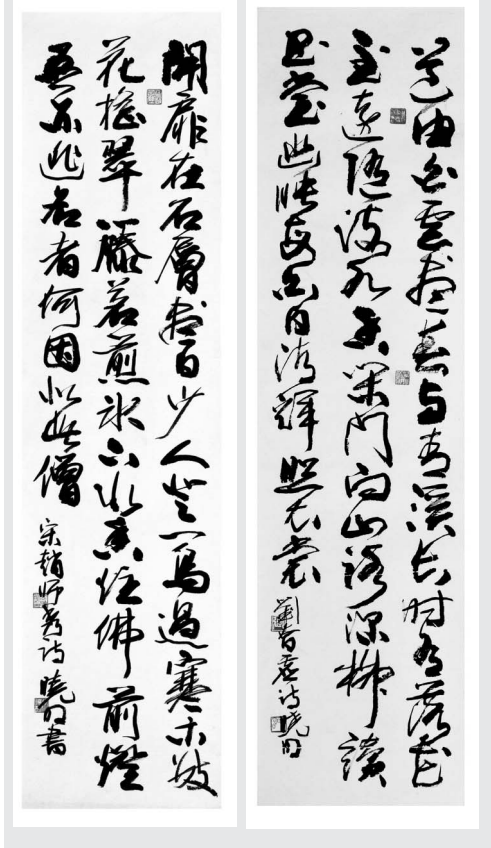


度一个创造的人生

——海派书法名家张晓明专访

羽 茜



一个人只是为谋生或赚钱而从事的活动都属于劳作，而他出于自己的真兴趣和真性情从事的活动则属于创造。

——周国平

编号《书坛耆宿》，传承海派艺术

1986年。外滩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。领导和专家们正专注地观摩海上书坛名家翁闾运、周慧珊、许宝驯、张晓明创作的大幅楷书作品，这四件作品是从公开征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纪念碑》碑文的数百件来稿中遴选出来的。

观张晓明楷书，入手唐规，上溯魏晋，严于法度而不为法所拘，用笔方圆兼备，厚重而精致，体势端正平和而飘逸洒脱，在静穆中有飘逸飞动之势，意蕴高古典雅。张晓明先生书写的碑文独占鳌头，一经获选，各大报纸皆予报导。

时任厂医的张晓明，工作非常繁忙，经单位商计借用三个月书写碑文。三千多字的碑文，要求写简化字。为求作品的精准，张晓明字字反复斟酌，既要考虑简化字的合理性又要考虑结字的规则，力求每一笔都到位，经过三易其稿，最终这通碑文无论是结体用笔还是整体格调都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

羽茜(以下简称羽):宋庆龄是全国人民都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，上海市政府为她建碑纪念，邓小平亲自书写“宋庆龄纪念碑”，您所书写的碑文得到各级领导、各界人士、宋氏亲友的普遍赞扬，很敬佩您！您弃医从教后于1989年撰文并编导了《书坛耆宿》，描述和记载了上海著名老艺术家的艺术生涯，为抢救和传承海派艺术瑰宝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。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您撰文、编导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？得到了哪些方面的帮助？

张晓明(以下简称张):我记得1987年书法篆刻家晓庵去世时，留下的资料很少，于是书协开会时就有了一个想法，借来录像机到一些有成就的老先生家去拍摄，作为资料保存。我们拟定了一个访谈名单，70岁以上的书法家有王个簃、王遽常、顾廷龙、谢稚柳、钱君匋、叶潞渊，60岁以上的书法家有李天马、赵冷月、任政、胡问遂、翁闾运、胡铁生。当时也没经费，后来有个单位赞助了一万，就开始了艰难的拍摄。

羽:您执笔撰写的解说词很专业，我看过这些音像资料，里面有大量的名家挥毫场景。

张:每人一篇文章三千字，写一个人容易，写12个人难啊，很容易雷同。每人拍摄15—20分钟录像，像谢稚柳、王遽常等先生是怎么写字的，很多人都没见过，幸好当时录像了。

拍摄很艰难，我记得拍王遽常先生时，遭到家属反对，说老先生身体不好。当时王遽常先生快90岁了，坐在旁边闷声不响。儿子问他：“依写得动伐？”他昂起头：“有啥写不动，依不让我写！”我听了赶紧磨墨伺候。没多久老先生去世了，当音像资料交到家属手中，王老的儿子流下了两行热泪，他说：总觉得这件事太大了，你们能做得成功吗，不要弄了半天白做哦……

羽:王遽常先生文史哲艺俱通，著作宏富，这些老艺术家是我们一笔很宝贵的财富。您既做导演又撰稿、编辑，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把这件事做成了，实乃功德无量。

张:关键的一条是我很敬重他们，也是对海派艺术传承的责任感促使我全力以赴地撰稿、拍摄。

面向学生，守护中华传统文化

羽:您从事书法教学长达五十多年，自20世纪90年代担任上海黄浦区大汉教育进修学校校长、法人代表，在多所学校开设书法课程，不仅为一线教师作教学示范，还直接面对学生，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。请谈谈您对书法进课堂的看法，对书法教学有什么建议？

张:关于书法进课堂，曾经有人问我，是书法家做教师好还是教师学书法好？我答:“教师学书法好!”因为教师懂得教材教法。大汉教育进修学校是以书法为特色的学校。我们用的是自编教材，主要教学生怎么临帖，学生各年龄层次都有，有大学在校生、有立志于从事书法教育的在职教师、导演、大学毕业生等，很多是从小到大陪伴一起成长的。我给学生上文字学，他们非常喜欢，有的学生大学读师范，人生理想就是要从事书法教学事业，目前有很多学生活跃于书法教学工作的第一线，很令人欣慰。

我以为书法教学一定要量化，要有个标准答案，教决不能模棱两可。可是现在一些学校的书法教学状况，真的很无奈。照理学校的语文老师都应该懂书法，通过书写的考核，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。有的学校配备了书法老师，可是这个书法老师是否懂书法呢？也有书协会员在教学生的，那这个书协会员是否懂教材教法呢？书法教育没有一个量化标准，就没法教好学生。

我在大学教书时，曾经分析汉字的结构规则，一下课就有大学生说：“老师您这么一分析，我一看就记住了该怎么写，但为什么从小到大都没人跟我说呢？”

羽:这个便是教育问题、师资问题，还有学校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。现在这方面的呼吁蛮多的，各区也有学校在试点，但很多学校仍然无动于衷，从小娃娃抓起任重而道远啊。

张:对，可是没办法落实，往往要评估了，一些学校就搞搞形式，缺乏内在的责任感。

书法教育重点还在对书法的认识。我们的教育有很多误导人的地方，我们现在不是在写字，是在“做字”。练过书法的人都知道，写字一定要怎么执笔，怎么逆锋收笔，包括我小时候老先生也这样讲，但是我教到现在为止，我的一个感觉是误导人。往往老师写个样子，小朋友照着“做”，恶狠狠地做，为什么一些小朋友一长大就不想写字了，他们感到这样很痛苦。

辛弃疾的“近来始觉古人书，信着全无是处”，我确实有这种感觉。”看看古人的字吧，现在传下来最好的古人信箋手札，都是很随意很放松的，不是恶狠狠地“做”的。而且为什么古人写得好，是他们的文化底蕴他们的修养好哇。

羽:不是光写写字就能出人才的，现在书法界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对文化的涵泳，我们看到书家写错别字的很多，展览中错别字问题成了悬在书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
张:书法是学问，需要很丰厚的基础，要通文字学。有些人张冠李戴，异体字、繁体字搞不清楚，对文字的考证少，还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。“便下襄阳向洛阳”有人把“襄”写成“湘”，一个湖北，一个湖南这都搞错！有人在争岳阳楼的“岳”字可不可以写成山字头的岳？我说当然可以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李邕的《麓山寺碑》中的“岳麓寺”写的就是山字头的岳字。“岳阳”山的南面，“岳麓”山脚下。现在做学问普遍的问题是列入末节的多，未考虑整体，缺乏大局观的思路。作为书法家一定要多读书，读书可以使笔下有内涵。

学书不以书家为目的，或许方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书家，笔墨的内涵一定是通过读书通过文化修养来的。张晓明认为，学书必须要脱出纯技法的范畴，只有单纯技法却没有灵魂是不行的，思想便是灵魂。现在许多所谓的书法家都不是真正的书法家，因为书法是中国大文化的一部分，文化是中国书法的基础，光是写写字形成不了艺术。“书法家”三个字过去就没有，过去的书法家不是文学家就是政治家，文学家也一定是通哲学、史学的，真正的书法家文书同根，有底蕴才能成为书法家。

他感叹，现在大学的学科设置往往撇开中国大文化，让它独立成为一门学科，在大学里哲学就是哲学，文学就是文学，这怎么行？陆游有诗：“工夫在诗外”，多方面知识的积学，艺术鉴赏能力和通会能力是学书不可缺少的因素。

创新根植于传统，风格源于个性

张:书法就是要继承，没有继承就没有书法。现在我们会一直在讲创新，我认为文化不是创新，文化是传承。中国假如没有这六千年的文明史，中国文化不会发展到今天。科技要创新，不然没法到月亮上去到太空去。我记得最早中美建交时，周恩来和尼克松会面，尼克松提出用月亮上的土换我们长城的砖，周总理“不换”，月亮上的土早晚我们自己去取，长城的砖你们不要想有，因为你们只有二百年的历史，我们这砖二千年了。再比如我们的国粹普洱茶——墨，祖传制作工艺，配料十分讲究，其中还要添加麝香、熊胆等8道祖传秘方和工序，成墨气味芬芳，色泽黑亮，一旦入纸永久不褪，至今世界各国没得出。所以对我们的老祖宗要有种敬畏之心，而不是一味地创新。

传统的终究不是快餐文化，传统的应该是一个煲汤的过程，慢慢来的过程。传统是复杂的，吸纳传统需要有一双善于识别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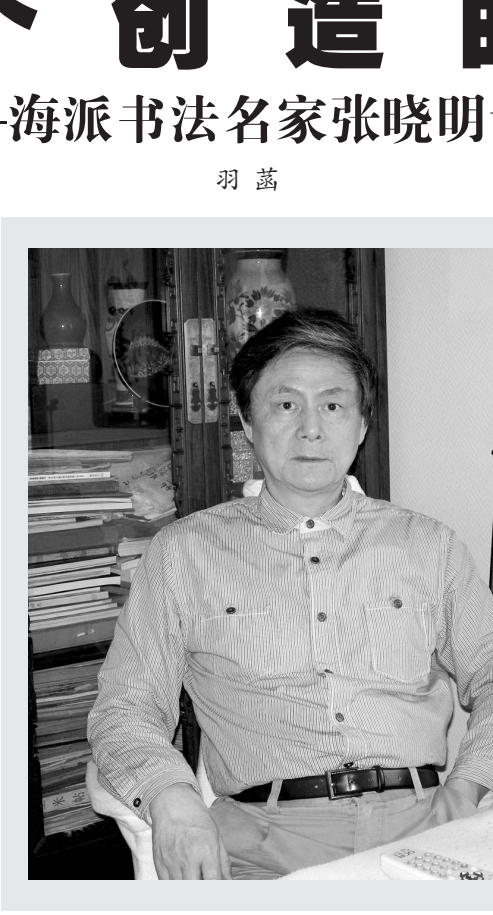
羽:我们在提创新的时候，应该先了解传统，离开了传统，创新就是无本之末。现在一些展览会上，有很多书法作品千篇一律。

张:艺术不是共性是个性。把艺术搞成一个大运动，比如当前的流行书风，这本身就违背艺术宗旨，艺术就是在文化传承之下发挥自己的个性。跟着潮流走的人，成不了艺术家。

有一位领导对我说，能不能在六千年文明史上再加上那么一点，我说这“一点”谈何容易？你加那么“一点”你就是划时代的大家。拿书法来说，这“一点”是我在临古人时融入我现在的想法，慢慢地渗入自己的个性。个性越强，字里面反映的也越多，而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文化传承过来的东西。

融入想法，渗入个性，前提是有得有自己的思想。张晓明书法中的个性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，是他多年临池、觉悟所致，是时间、方法、地缘之基因、个性之特征的综合效用。

张晓明说，个性的流露是极其自然的事，不是刻意去“做”的。当他把字帖一本本临下来，最后它的特点融会贯通，自然而然地就写出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书风面貌，所以书法艺术是从无我



到最终建立自我的过程。

捧死或骂死，丧失了批评应有的品格

羽:书法艺术境界的提高还在书法之外。我们看报纸上搞批评，讨论的问题就是您说的枝节问题，没有抓住本体性的问题。

张:对的，现在的书法批评一个明显的弊端是不中肯，要么捧死，要么骂死，丧失了批评应有的品格。其实书法批评古人也有，比如苏东坡黄庭坚之间一直在论，黄说苏用墨过丰，苏说黄字太瘦长，但黄庭坚在写给翰林院晚辈的信中诚恳地讲:“苏子瞻书法娟秀，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，于今为天下第一。余书不足学，学辄笔软无劲气，今乃舍子瞻而学余，未为能择术也。”所以黄庭坚对苏东坡字的看法是中肯的。捧死、骂死，这不是艺术批评的范畴，现在多的是结党徇私，文人相轻，真正的文艺批评没有展开，这是现状。

羽:鲁迅先生曾说，“批评必须坏处说坏，好处说好，才于作者有益。”而很多人际关系的因素，也很难产生良好的批评氛围。

张:前几天有人谈到书法，我说法应该追求“雅俗共赏”，他不赞成。其实这个话题早在70年代赵冷月先生就和我讨论过。

羽:赵冷月先生曾经说，书法艺术表现的关键就在于“雅”“俗”两字，缺点一多则俗了。

张:赵冷月先生的观点是没有雅俗共赏，雅赏的俗不赏，俗赏的雅一定不赏，否则老子为什么说:“下土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道。”我认为书法一定“雅俗共赏”，书法，不管内行外行，尽管他们的欣赏层次不同，看上去都好才是好。举个例子，王羲之书法，平民百姓看着好，同道的艺术家也说好，这就是“雅俗共赏”。王羲之是雅化俗，颜真卿是俗化雅，最后呢都是达成“雅俗共赏”。

羽:不仅书法，绘画也如此。

张:齐白石曾说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”，艺术创作的巧妙之处，在于超然物表，介乎似与不似之间，寻求一种超越。

艺术的技巧只是物质性的基础，还需要追求笔墨内涵，需要眼光和思想。在张晓明的作品中，经常是诗文题跋融在一起。他的题跋用文言写就，内容丰富，有创作感想有批评考辨，题跋即为他思考。

例如《北山移文》跋，“细观是文绝交周生乃其表象，实为撒俗之作以明志也。夫学优登仕自古乃耳。服务于民何罪之有，若人效许由务光则于世何补……”《祖公》跋，“祖公之死足警主天下者当善待于民，民悟则主天下者必亡，此水可载舟可覆舟，亘古不变之理也。遂书之以反思。”“题跋，文章家之短兵也。”(明陈继儒)，观张晓明题跋可见其文章功底、古文修养的深厚功夫，以及蕴含在一事一议中的新思考。

难忘师恩，此生永铭教诲

张晓明简介

张晓明，男，1944年生于上海，任上海市书协第四、五届副主席，第六届书协顾问，曾任上海市文联委员。

张晓明先生幼承家学，国学修养深厚。擅正、行、草书，尤精于楷则，集碑版书札于一体，故能严而不滞，流而不滑，用笔精指，以清劲捷利、气贯通达为长，而自成风格，颇享盛誉。

1986年获选书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碑文》。著有《楷书技法指南》、《行书技法指南》、《行草书基础教程》，编有《沈尹默手稿墨迹》，并有《张晓明正书(后赤壁赋)》及临《欧阳询九成宫》、《褚遂良房玄龄碑》、《柳公权玄秘塔碑》和《张猛龙碑》等字帖出版，于书法教学上颇有建树。

张晓明自幼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学习国学，7岁开始读书习字。家族里有个长辈，主动提出教张晓明书法。下午放学他已在家坐着，替黎明磨好墨，一写就是两个小时，因为当时年纪小注意力不集中，为此也多少挨打。

张晓明回忆道:“老先生到最后打得很厉害，天热时一把尺子‘啪’的下来，手臂上瞬时鼓起一条红杠杠，当时不觉得疼，只是烫，到晚上洗澡感到非常痛。写字时头低了，二话不说便把我的头往台上去撞去，‘哐’地鼻血下来了……”至今张晓明也没有任何怨言，他说从此明白了读书、写字做任何事都要认真的道理，并把一时兴趣变成了有意识的进取心。这位长辈80多岁时，路也走不动了，就把这把尺子留给张晓明作纪念。

张晓明父亲是位很有见识的老中医，他总告诫孩子，写字不要成为一个写字匠，要多读书。父亲请了一位桐城派末代弟子冯老先生到家里来教古文。先生年纪很大了，来时颤颤巍巍的由孙子扶着。张晓明至今记得，第一篇读的是苏东坡《喜雨亭记》，老先生兀自吟诵一遍，“懂伐？”“不懂”“背！”背第二遍，“懂伐？”“不懂”“背！”背第三遍，“懂了”，张晓明心想:“懂了”你总可以给我讲讲了吧。“好！背！”天哪，还是背！一周背两篇，背古文背诗词，背到先生说上句他马上可以接下句，就这样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。

张晓明在上海向明中学读完了初高中，因腿疾无奈继承家业专攻中医，70年代中医学院招聘讲师，扎实的文化基础使他以优异的成绩入围，他却放弃了最后的口试，此时此刻他已沉醉于书法艺术，取舍有定了。后受聘于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，专门从事书法教育。

张:我参加工作做厂医后，一个朋友向我介绍沈禹钟先生，一位很有学问的前辈，他有心脏病、哮喘，长期卧床不起。我便上门看望他，给沈老先生开药配药。沈老先生身体虽糟糕却很大，怎么办，我帮他买来仁济医院的用中草药做的假香烟。有一天，沈老先生主动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学古文，从此我跟着他学了三年光景，老先生过世了。

第一篇讲书法，老先生问《孙过庭书谱》读过没？我说读过，背得出的。于是背给他听，“停！这句话出典在哪里？”“不知道。”老先生让我到书橱第几格把第几本书拿出来翻到大概第几页，好好看。他就是这个教我的，先生讲文字学，一个字足足讲了一个下午，我说:“先生您讲得太细了。”老先生说:“啊，这叫细？我听章太炎讲文字，一个字讲一个礼拜呢！”

羽:您跟着沈老学习的收获是什么？

张:就是把以前读过的书背过的文消化一遍，知道怎么运用。我的机遇很好，遇见了几位很好的老师。

羽: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入沈尹默举办的青年宫书法班学习，书法得胡问遂、任政等名师

指导，这些老师的治学方法、理念如何影响到您？

张:这些先生对我真的很好。1959年，我父亲把任政老师请到家里教书法，一直学到62年。任政老师的特点是很容易把你教会，他说:“假如写我的字还写不像，那你这辈子不会有出息。假如你是一匹千里马，我的字套不住你的。”当时我写老师的字写得很像，在市书法展览中入展的9件青年作品中有我的一件。

一次到老家去，见到很多学生在听课，老师一见我:“呦，你来做啥呀，你不用听这个。”从兜里拿出钥匙给我，床边的五斗橱里都是字帖、拓本，我捧若至宝，坐床沿一直看到天黑，学生们都回家了还浑然不觉，老师过来拍拍我:很晚了，下次再来看。后来，任政老师认为我可以升级了，便主动把我介绍给了胡问遂老师。

胡问遂老师对临帖十分苛求。我第一次去老师摇摇头说:“你的书法没有一笔是对的。”那时我不理解，也不能接受。后来他看着我的字又说了句:“只有这一笔是对的。”我回家后拿字帖比对，反复琢磨为什么“这一笔是对的”，有所发现也有所领悟。我第二次去，老师不在家，师母告诉我，“老师表扬你了，说这个学生以前写任政写得那么像，现在居然一下子变得不会写字了，他扔得掉的。”再去胡老师家，老师自己临了一张，圈去前后两行朝我点点头说:“中间的16个字还可以，你拿去看看吧。”我回家边写边反复比较老师的临帖，哪里要做加法，哪里要改进，再想想这个字假如老师临会临到什么地步，三个月时间里我把这一张写透，还把一本字帖临了下来。

羽:您肯下功夫又有悟性，自然提高得快。到了您现在这个年龄，还坚持临帖，看到您把《九成宫》写到3.7厘米那么大，太不容易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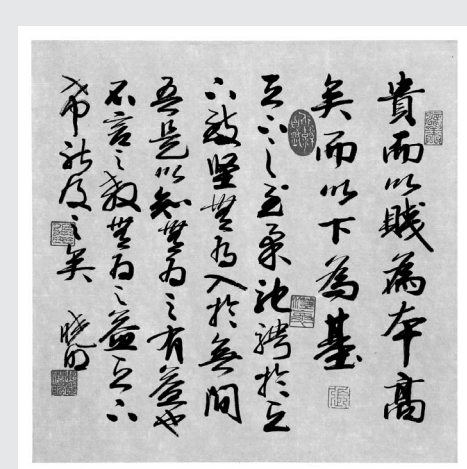
张:我现在临帖，临好一通后总是感觉不太满意，认为自己还可以临得更好。

在与前辈师长的交往中，张晓明用真诚赢得信任，用坚持感动人心。如同他拍摄《书坛耆宿》做事的认真和作风的严谨，与前辈师长们也是一脉相承的。有个小故事颇值得一提。一次，钱君匋先生主动问张晓明要副对联，并说:“我不白拿你的，拿画调换。”张晓明写毕将对联送了过去，这幅对联一直挂在钱君匋家，但张晓明始终不愿拿钱先生的画。为啥？张晓明严肃而诚恳地说:“我觉得我是小辈，我给钱先生是应该的，钱先生跟我换不合理。”

张晓明最敬佩古代大文豪苏东坡，在他看来许多历史上有疑点的问题在苏轼文章里都有合理的说法，解释得通，读了让人服膺。他特别喜欢《喜雨亭记》，文末曰:“一雨三日，伊谁之力？民曰太守。太守不有，归之天子；天子曰不然，归之造物；造物不自以为功，归之太空；太空冥冥，不可得而名。吾以名吾亭。”平静、谦和、不卑不亢，而这也正是张晓明的做学问之道。

他尤欣赏李泽厚先生，因为李泽厚的美学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。张晓明著《行书技法指南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)中的一系列赏析文章，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、王献之的《鸭头丸帖》，颜真卿“三稿”等，引用了司空图《诗品》中的一些语句，可见张晓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、古典美学的浸润和影响，因而他的人生追求，他的书法创作也常常表现得唯美、宁静、平和。

面对张晓明先生，你会感觉到，采访最有价值的，艺术的收获仅仅是一个方面，更多的是人生智慧和人格的感悟。正如周国平所说:“听从心灵的吩咐，去做真正使它快乐的事，那么不论做成了什么事，也不论社会对你的成绩怎样评价，你都是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创造的人生。”



墨苑传奇四百

(一)

墨言

初期的名人于右任、李叔同、王一亭，及其后的当代大师刘海粟、吴冠中等无不对曹素功青睐有加。他们有的常为墨庄座上宾，到此定制墨锭；有的引为知己挚友，勤来试墨题赞；有的与其紧密合作，乐当高级设计师，为墨模绘图作画；有的主动担任义务代言人，为墨庄题写介绍启……

老上海，百商汇集，墨坊如鲫，胡开文、詹大有、查二妙堂、郎桂山、文方斋等不胜枚数，但不少由于抵不住市场的博弈而歇业关门；更多因熬不住战乱的侵扰，未能撑到最后。新中国，“曹素功”在全市大改组时，全市墨庄归并后聚集于其名下。他已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曹氏墨业，而是一种广纳齐集、兼容并蓄，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海派徽墨文化事业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改制后的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有限公司，老树绽新花，为品牌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强劲的推力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如今不仅拥有“中华老字号”的金字招牌，更身列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。

2015年，是曹素功创始人诞辰四百周年。品牌从他1667开创墨庄，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、传承十数代，这在中国制墨史是绝无仅有的传奇。

我们将这段传奇经历截取若干历史片段，以连载形式为读者娓娓道来……

传奇的制墨世家

明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，在安徽歙县降生了一个男孩，家人期许他将来能入仕并光宗耀祖。他实现了光宗耀祖、但是以另一种形式：他的名字成就了一个品牌。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，仍为大众熟知。

明末清初，他是一位制墨家的名号；尔后三百多年，他是世代沿袭的传奇墨业；如今，他成了海派徽墨、非遗传承的代表。

他及其子孙、以及后世传承者，将这个品牌继承并发展至今。其几百年流传有序的品牌史，在工商业中几乎很难找到能与之比肩的。

他就是墨苑的传奇：曹素功。